

太原夜空下的天鹅咏叹

七月

12月23日晚,由莫斯科芭蕾舞团带来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青年宫演艺中心上演。舞者们以精湛的足尖技艺和优雅的肢体语言,将这部沉淀百年的传世之作完美呈现,为太原观众带来一场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1876年,柴可夫斯基创作了不朽的《天鹅湖》舞剧音乐,从此成为当今世界上改编版本最多、演出场次最多、传播范围最广的一部芭蕾舞剧。

剧情着重刻画了王子、公主两人对“真爱与自由”不断的追求,随着王后、恶魔、黑天鹅一系列代表着现实与世俗力量角色的出现,推动着剧情以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方式制造冲突、达到高潮,最终使观众沉浸在这富有戏剧张力的情节中,赞叹来之不易的真爱与自由。

“白天鹅”纯洁无瑕、恬静美丽的形象作为舞蹈与文学领域的典型,代表人类对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愿望,通过其冲破桎梏、重获自由的经历也传达出这样的信念:不管邪恶势力多强大,只要保住善良的本质,不放弃对未来的期待,美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冷艳无情、妖媚感人的“黑天鹅”作为反面角色之一,象征着邪恶、阴暗的一面,集中体现情感张力与戏剧矛盾。“白天鹅”与“黑天鹅”由同一演员扮演,由于双方性格、命运迥异,表演者在演绎“白天鹅”天真、纯洁的一面时,也需具备演绎“黑天鹅”诱惑、冷酷的能力。

作为一个国家的王子,齐格弗里德在拥有与生俱来的尊贵地位时,也背负着继承王国统治权的沉重责任,因此他无法随心所欲地玩乐,无法自由选择自己所爱。苦闷中,他来到天鹅湖畔,遇到了与他境况相近的少女——奥杰塔,他们同样被某些事物桎

锢着,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齐格弗里德决心救赎奥杰塔,同样也意味着对自己内心的救赎。

柴可夫斯基打破了芭蕾音乐的传统,他通过交响性结构增强了音乐的戏剧张力,打破了传统芭蕾音乐仅作为舞蹈伴奏的局限,使芭蕾音乐兼具浪漫色彩与故事性,而《天鹅湖》的音乐正是他心血的结晶。

在弦乐的陪衬中,竖琴奏出引子,作为主旋律的双簧管缓缓出现,向观众展现这样的画卷:月光在湖面洒下轻纱般的柔光,天鹅湖畔,一对情人正互诉衷肠。

《天鹅湖》的音乐像一首首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篇,每一场的音乐都出色地完成了对场景的抒写和对戏剧矛盾的推动以及对各个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画。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不仅成就了《天鹅湖》,更为芭蕾舞剧的音乐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百年以后的人们只要提及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旋律和场景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心中。

“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缠绵悱恻、“黑天鹅”奥吉莉亚32圈挥鞭转魅惑而激情、“四小天鹅”灵动活泼,这三段经典的舞蹈与剧情充分融合,其高超的艺术性使观众沉浸其中。除此之外,四段富有异域风情、表现舞会华丽场景的“性格舞”也为观众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视觉体验:热情而奔放的西班牙斗牛士舞;端庄优雅、富有变化的匈牙利利舞;轻盈而活泼的意大利拿波里舞;富有民族风情的波兰玛祖卡舞。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太原的夜空中,这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仍在观众心头回荡。从1876年柴可夫斯基的谱纸到太原舞台的聚光灯下,《天鹅湖》用足尖的诗篇诠释着永恒的命题:真爱终将冲破桎梏,自由永远值得追寻。



《天鹅湖》剧照

艺苑

庆元旦



新年美景(漫画) 丰子恺 作



元旦(篆刻) 李泽峰 作



庆祝元旦——我爱你中国(剪纸) 贺卫东 作

《山河故人》:在失去与追寻间徘徊

杜萱

当那声声“亲爱的珍重”再度回响耳畔,我于十年之约的节点再次观看了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有人说,四十岁才能看懂其中的深意。当再次重温时,我们懂了贾樟柯的镜头表达,那就是失去与寻找。失去是遗憾的,时间和距离会让我们和故乡切割,也会让我们和过去切割,割裂是疼痛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停地寻找,寻找友情、爱情、亲情,也许只是模糊的温暖,但却是我们所追寻的根。

影片以1999年、2014年、2025年三个时间节点为坐标,铺展了一场横跨二十余年的生命迁徙,其叙事主题的核心,是故土的羁绊与个体的离散,是在时代洪流下,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失去”与“寻找”。

1999年的汾阳,是故事的起点,也是所有情感的原乡。迪斯科的鼓点里,赵涛饰演的沈涛夹在梁子与张晋生之间,三角的情愫里藏着的是小镇青年对未来的懵懂与渴望,此时的“山河”是具体的,是汾阳的街道、家中的暖炉、碰杯的汾酒,是能被触摸、被拥有的故土。影片用极具生活质感的细节,把这个北方小城的温度糅进画面里,让后来的离别更显刺痛——张晋生带着儿子远走,梁子负气离开家乡,这场从1999年就开始的离散,是时代浪潮推搡下的必然,也是个体选择里的无奈。

2014年的叙事,是离散的延续与发酵。沈涛留在汾阳,成了故土的“留守者”;张晋生在上海成了富商,却在财富里陷入精神的空洞;梁子在异乡患病,狼狈地回到汾阳求药。这一章节里,“故人”的意义开始凸显,那些曾经共享过1999年热乎烟火的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再也没有交集,只剩下偶尔的消息,证明彼此曾经存在于对方的生命里。章节的最后,沈涛与儿子分别,她看着火车驶过,镜头拉远,天地间只剩下她一个人,和身后的远山。

2025年的澳大利亚,是故事的终点,也是叙事主题的升华。此时的“山河”已经抽象成了记忆里的符



《山河故人》剧照

号,张到乐听不懂中文,却始终记着母亲沈涛的名字,记着那首《珍重》。他与父亲张晋生的隔阂,本质上是两代人对“故土”认知的割裂:张晋生的故土是汾阳的烟火,是1999年的鼓点,而张到乐的故土是模糊的,是一首听不懂却刻在骨血里的歌。贾樟柯在这里把“离别”推向了极致——空间的距离已经跨越了国境,时间的距离已经模糊了记忆,可那点儿来自故土的羁绊,却始终像一根细线,牵着张到乐的灵魂,让他在陌生的土地上,永远带着“异乡人”的身份。

《山河故人》的叙事,从来不是单一的个体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时代剪影。它写的是沈涛的等待,是梁子的归乡,是张晋生的漂泊,也是张到乐的寻找,这些故事最终汇合成同一个主题:无论走得多远,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片“山河”,那是出生的地方,是最初的情感联结,是走到世界尽头,也会在某个瞬间想起的“故人”。

电影的最后,沈涛在雪地里独舞。她随着1999年的音乐摆动身体,脚下是汾阳的雪,身边是空荡的院落,这是她与故土、与过去的对话,也是对离散的温柔抵抗。这是对叙事主题的最终落点:山河依旧,故人已散,可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会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成为永恒的坐标。